慵齋叢話

一

鮮人成俔著慵齋叢話 共三卷

明治四十二年己酉四月謄寫本

慵齋叢話卷之一

經術文章非二致六經皆聖人之文章而措諸事業者也今也爲文者不知本經明經者不知爲文是則非徒氣習之偏而爲之者不盡力也高麗文士皆以詩騷爲業惟圃隱始倡性理之學至我朝陽村梅軒兄弟能明經學又能於文陽村定四書五經口訣又作淺見錄入學圖說等書羽翼之功不少其後任函丈者黃鉉尹祥金鉤金末金泮鉉之學無聞祥最精而稍知作文鉤與末皆精而末則未免於固滯常時議論不相上下爭之不已受業者亦兩備焉二公皆

爲 世祖所知官至一品洋爲大司成年老致仕卒
餓死于故鄉又其次者有孔禎鄭自英立從直俞希
益俞鎭禎滑稽能談至於作文雖尺牘之微不能措
一辭嘗受人簡牘不知裁答生員金順命適在傍見
之依所言而答之辭語甚稱禎嘆曰子學出於我子
善用而我不能用眞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也自
英非徒知五經亦能博涉諸史官至判書從直以容
貌奇偉蒙 世祖拔擢竟至一品希益未甚顯達鎭
尤固執不通於理近有盧自亨李文興久在學官
成宗以年老優之竟陞堂上皆退死于鄉

○我國文章始發揮於崔致遠致遠入唐登第文名大
振至今配享 文廟今以所著觀之雖能詩句而意
不精雖工四六而語不整有如金富軾能贍而不華
鄭知常能曄而不揚李奎報能稗闔而不斂李仁老
能鍛鍊而不敷林椿能縝密而不潤稼亭能洽贍而
不藻益齋能老健而不藻陶隱能醞藉而不長圃隱
能順粹而不要三峯能張大而不檢世稱牧隱能集
大成詩文俱優然多有鄙陋之態準於元人之律且
不及其可擬於唐宋之域乎陽村春亭雖秉文柄不
能及牧隱而春亭尤卑弱世宗始設集賢殿延文學

之士有如申高靈崔寧城李延城與朴仁叟成謹甫
柳太初李伯高河仲章皆擅名一時謂南文瀾豪傑
而短於詩仲章長於對策疏章而不知詩太初天才
風流而其覽不博伯高清穎秀發詩亦精絕然傑萃
皆推朴仁叟爲集大成謂其經術文章筆法俱善也
然皆被誅其所著不顯於世寧城精於四六延城能
爲科擧之文而有高靈文章道德一代尊仰繼躡者徐
達城金永山金晋山李陽城金福昌及我伯氏而已達
城文章華美而其爲詩專倣韓陸之体隨手輒艷麗無
雙久掌文衡永山讀書必誦故能得文之体其文雄放

豪健人無與爭其鋒然性無檢束故詩之押韻多錯
不中窠臼晉山詩文典雅天機自熟於諸子技藝精
絕陽村詩文俱美如巧匠雕鏤自無斧鑿痕伯氏之
詩得晚唐格如行雲流水之無滯稱爲一世宗昇平以
班固爲準爲文老健嘗編世祖實錄大抵敘事多
出其手此數子皆善鳴而一代文藝彬彬矣
我國善書者雖多而有楷範者蓋寡金生能書組而
毫忽皆精杏村與子昂一時而其筆勢與之敵然行
草縱橫則當讓矣柳巷亦有名其書遒勁多得晉法
所書玄陵碑至今猶存獨谷之書但縝密而已八十

書雖元陵碑筆力不讓安平之書學倣子昂而其
豪邁相上下凜凜有飛動意視侍講嘗奉使到國見
篇題二字曰此非凡手所書吾欲要見此人上命
安平往見侍講慕其筆跡曰令陳學士善書擅名中
國然比王。則大不及也益加禮貌遂受書而去其
後我國人買書於中國而來乃手跡也安平大喜自
得時有士人崔興孝效庾翼之法自稱善書常持筆
宗從歷諸司諸大家揮洒與之字体麤鄙安平邀
請書之遂割而塗諸壁伯氏與姜仁齋鄭東萊號
一時善書仁齋性本悍書其跡罕傳於世伯氏多書

屛簇而其書圓覺寺碑尤入妙 成宗覽其筆跡曰善
哉名不虛得也衆萊在書多致力用功人有求者不
憚書而與之故流布於世者亦多然業能不足觀矣
描寫物像非得天機者不能精雖精一物而能類衆
品尤爲難我國名畫史罕必自近代觀之恭愍王畫
格甚高今圖畫署所藏曾國大長公主眞興德寺所
在釋迦出山像皆王手跡往往巨室有畫水山甚奇
絶也尹泙者亦善山水今士大夫多有藏之者然筆
跡平澹無奇趣至本朝有顧仁者自中國出來善畫
人物其後安堅崔涇齊名堅山水涇人物皆入神妙

令人愛保堅畫如金玉余爲求省見因藏青山雲白圖眞絶寶也堅常云平生精力在此沃晩年亦畫山水古木而嘗讓於堅矣其他洪天起權濬安貴生之屬雖名山水而皆庸品惟士人金瑞之馬南派之山水稍佳姜仁齋天機高妙得古人所不料處山水人物俱優嘗見所畫醉人圖毫髮無差訛青鶴洞菁川江兩蒙及耕雲畫皆奇寶也有裴連者俱善山水人物平生不數涇由是與涇相惡仁齋常稱連有雅趣李長孫吳信孫蔡四山金孝男崔叔昌石嶺今雖有名而皆未可與論畫域也

音樂於諸技最難學非有天資者不能得其眞趣三
國各有聲樂然世代綿邈不可詳惟今之玄琴
出於新羅伽倻琴出於金官大笒倣唐笛而爲之其
聲最壯爲樂之根本鄕琵琶亦倣唐琵琶其設絃則
與玄琴同其調絃撥撥學者難之不善鼓則不堪聽
也有典樂宋太平善彈其子曰守傑得其法而尤妙
絕余少時在伯氏家聽其聲如麻姑爬癢靡靡不厭
然比諸都善吉則不及也然曰守而下唯善吉近之
其他則不可及也今則無能之者唐琵琶則曰守亦
爲第一手善吉與之齊名今之伶人多有能者豈如

所待之跡心神俱悚莫能髣髴也[illegible]
於世今之丈夫家女僕亦有能之者[illegible]
無贅賸鄭習與樂金福根樂工鄭玉京[illegible]
時第一手有妓之林春亦寢近之伽倻琴則有[illegible]
存者無辨余未及聽及聽金卜山之彈當時眼膺而
不能已以今觀之亦太質直也近老妓召史者自公
侯家譜出始播其音於外其音要妙人無與敵竊知
歛衽自以為不能及今有鄭凡者皆中之最善彈諸
矣於世大䓁　世宗朝有許吾繼有李勝連徐益成
勝連過知於　世祖拜軍職益成從日本而死今而

金都致年過八十而聲猶不衰稚為臣學子弟者有金小村者能之而亦於日本其後㪅絕已久 文今留意教之相繼而出

大抵為樂有三有知五音十二律之旅本而為之用者有知鄭琴緩急而為之譜者有精於手而無識要知者黃孝誠知根本而能用之又知緩急而多作譜遙知於 世祖宮至儀賓將軍令有朴耜者德川君之庶子自少學樂雖非伶人而能任樂事其才過於孝誠為一時善師學者皆出其門多出善手亦今之第一品也

○我國設都邑處非一也金海爲金官國尙州爲沙伐
國南原爲帶方國江陵爲臨溟國春川爲穢貊國皆
彈丸之地而各據其境如今之小邑者不可勝數慶
州爲東京新羅一千年所都山川回互土壤膏沃惟
蚊川一曲可謂擅無窮勝之處平壤箕子所都八條
爲治井田之制歷歷猶存今之外城是也其後爲衛
人衛滿所據又爲高句麗所都其國境南至漢江北
至遼河朝鮮蒼茫最爲强盛高麗置爲西京春秋祀
奉以爲興邊之地至今人物富庶皆其餘風也永明
寺即東明王九梯宮基遺躅猶在至高麗不廢即

高麗長樂宮之基都之鎮山曰鋸綃山巔上有曰松
丹峯皆塔樓非如松漢都王嶽之壯峻也西有水叢
兵得以長驅南面帶江然猾據城而叛其所恨也城
門空穴樓閣而亢泉有大同長慶兩門南有含毬上
陽西門西有普通門北有七星門八道之中非此都
與大都相界乙東十里九龍山下有安下宮基不知
何代所造疑是別宮也成川爲松壤國古江東爲壤
陽國雖地勢狹隘而有山水之勝龍岡山城最壯至
今屹然不頹諸稱龍宮國不知所據也扶餘爲百濟
所都嶽峴之内半月城基猶宛然雖以白馬爲塹狹

寔陋露非王者之居藩邑而術以識之全州為甄萱
所據不久降于高麗至今有古都遺風歟原為弓裔
所據稱泰封國至今有重城古基宮闕階級春則花
卉亂發然地勢偏阻江河隔轉為難也惟松都為王
氏興王之地五百年基業所固幽峯為主嶽支分
疊嶂山勢周遭雖特襟之微皆作區域亦足清潔坊
坊內並皆可遊處高宗以後移入江華此是小島
不可稱為都邑也哉　太祖開國有移都之志先相
地于雞龍山之南已營京邑規模未幾而止更定鼎
于漢陽術者云古有亂若森前之語三角以西迎曙

坪與爲異壤彼更相之皆山外背走之勢不如白岳之南木覓山之北爲帝王萬乘之地與天無極矣諺傳松京山谷環抱有包藏之勢故世多權臣跋扈者漢都西北高而東南下故長子爲輕支子爲重至今大寶相承居公卿率多支子也

漢都城中佳境雖少而其中可遊處三清洞爲最仁王洞次之雙溪洞白雲洞青鶴洞又其次也三清洞在昭格署東自雞林第而北清泉瀉出亂松間緣流而上山高樹密岩壑深邃行未數里有岩斷絕成崖水洒崖巖垂白虹散沫如跳珠其下野水爲泓其旁

壙其南有武夷精舍（即其寺）前累石數十尺爲石闕
寺下數十步有遊日岩岩斗絶枕溪岩上有張模篆
曰日岩石層疊如階級奔流亂射瞶閙耳水清石
的確有塵外勝槩者絡繹遊者不絶循流而下數里
有佛岩刻題曰僊溪水折旋而北又直西流其間古
置水碓而今亡其下數里爲洪濟院院前有小亭長
松濤亭其間昔有亭爲望華易服之處而亭廢已久
矣汲峴以南慕華館之間左右長栗林重重交蔭都
人射帿遊賞者多集此然細溜溪清流木覓山之南
寺泰院之坪有泉瀉出于高山寺之洞長松濤洞城

中婦女游㳺衣者多往焉我伯氏後國高岡日種藥
山北望城郭鷄籠西望長江眼界敞豁谿泉澗谷可
泳也距西有淸覺中與西山等洞北有淸凉給開寺
洞泉有道院間有興養寺等處皆崇山峻溪可遊憩
者非一然去京都不遠遊人罕有至者矣

○

風俗之不如古者多矣古者設宴筵然後用樂先備
纏頭然後請致妓出來劇樂奏眞勺慢機葉盡洞橫
縱門壽曲侍以盃酬酢淺斟低唱不至叫呶伐德令
也累品皆愛修好果實用爲獻之形況設饌案又設
饌盤佳肴珍味無所不備滿坐堂疊而不單酒來舉

繁絃促管雜用童妾舞不休或憑欄或憑望遠
樓幕村迷僊都門外終日遨遊廢業職與文錦舍
三人相逢以酬奴樂者司僕稱貸於人以備酒食
猶爲不惜以加嚮者日就窮困娼妓亦無守節最宜
務走衣服服與騎書請之積累至使餘食不饒謂
樂也
古者制服有等所以指豪士之氣嚴上下之分昭衰
殿級也其徵物色則稀龍鷄則稀鳳酒則淸稱聖而
濁稱賢其數所不得初出嘗曰許称纔過十歲目蠶
之間坐則曰免新其程度甚明令也非徒四館知悉

義衛內禁衛暨諸衛軍士吏典僕隸侵毒新屬之人
凡干其味皆稍微之無有紀極少或不適於己雖適
一朔不許同坐人人皆令設宴若無妓樂則侵責無
已
、古者嘗家納采用衣布小物婚夕宗族來會者只擎
一盤行三盃而止耳今之納采皆用綵段多者數十
匹少者亦至數匹衹用紋羅婚夕大設宴慰壻新郎
桃子積樣羞傷不有負對為前導者國家着法以禁
之則稍抗逃之矣
古者市價無二不至騰湧今則姦巧日甚物本濟雜

一尺之魚相換斗粟一束輸價至閒散布然家亦甚
價甚難堪豪人唯尊侈美不與之爭競增其價而不
城中居人漸多比舊十倍以至城外墻宇櫛比公私
營構亦要高大村木斂貴深山僻谷斫伐已盡緣江
浮筏者多苦之雖云世道日變而太平之世務要禮
文繁盛之所致也

、處容之戲肇自新羅憲康王時有神人出自海中
現於開雲浦來入王都其為人奇偉倜儻好歌舞益
齋詩所謂貝齒頳顏歌夜月鳶肩紫袖舞春風者也
初使一人黑袍紗帽而舞其後有五方處容　世宗

以其事頌美之詞名曰鳳凰吟遂爲 廟庭正樂
世祖遂增其制大合樂而奏之初傚僧徒誦佛衆妓
齊唱靈山會相佛菩薩自外回匝而入伶人各執樂
器雙鶴人五處容假面妓十人皆隨行緩步而入就
立而樂漸作於大鼓衆妓搖身動足之久方罷於是
作蓮花臺戲先是設[illegible]以泥塗閣插彩花高丈餘左右
亦有畫燈籠而流蘇掩映於其間池前東西置大蓮
萼有小妓入其中樂奏步虛子雙鶴隨曲節翺翔而
舞就啄蓮萼雙小妓排萼而出或相向或相背跳躍
而舞是謂動動也於是雙鶴退處容入初奏慢機處

湊成列而立待樂作而舞樂終中樓處容五人各
各向方而立拂袖而舞次奏促鐵鞭為神房曲諸妓
亂舞絲奏北殿處容選列于位於是有妓一人唱南
無阿彌陀佛羣從而和之又唱觀音贊三周回匝而
出舞於除夜前一日分夜入昌慶昌德兩宮殿庭昌
慶用妓樂昌德用徹夜達曙奏樂各賜伶妓布物為
闢邪也

觀火之禮具器者立之預先設具於後苑有大中小
例所費甚廣其法以厚紙疊裹砲筒筒中納石硫黃
焰硝班猫柳灰等物堅塞築之付火其端則須臾烟

出火蟠筒紙炮破裂振天然其始也埋置六尺許泉
遠山以手爲計炮入則火氣聚抽上射于天隨散落
聲桂如流星流空燦爛又樹長竿數十於其中竿頭
設花已　樹竹與紙龕相對形以繩索紙龕竿縱橫
連貫綠線貫於其間當中立春字燈紛紛籠中須臾火
起驟落于繩矣樹繩而馳觸于竿竿頭小苞亦拼火
光四射如蝴蝶之狀矣又從繩而馳觸于他竿如是
馳觸相繼不絕又作伏龜形火從龜口而出烟焰亂
瀉如水流下龜上立萬壽碑火明牌額牌面字亦昭
昀又於竿上捲舊幟以繩結之火從繩而上火燃繩

幞頭木笏着假面小襦襖入着女形假面上衣下裳皆紅緑靴長竿幢十二神各着其神假面如子神着鼠形丑神着牛形也次樂工十餘人執桃荊從之振呪童數十人衣朱帶着假面為侲子唱師呼曰甲作食𣧗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惟爾十二神急去莫留如或留連當嚇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肺腸其無悔誤子曰喻扣頭服罪諸人唱鼓譟時驅逐出之

、新羅高麗崇尚釋教送經之事專以供佛飯僧爲常

遠矣 太祖建華寺於塚側而其風猶存公明僖云之家例於殯堂聚僧說經名曰法席又於山寺設七七齋朋儕皆將布物供施名曰例擇攤雖閭巷至親戚朋儕皆持布物供施名曰食齋又於忌日邀僧供饋然後祀魂設祭名曰僧齋 成廟崇正學闢異端比于佛事毫釐盡革其弊由是士大夫家畏憲章物議雖遭哀忌但依法行祭不供僧佛其因俗不廢者唯無賴下民然不得恣意爲之又嚴度僧之禁州郡推刷無牒者長髮還俗中外寺刹皆空物盛而衰理所然也

○臺官諫官雖云一体其實不同臺官糾察風教諫官
正君過失臺官一位嚴於一位持平下階迎掌令掌
令迎執義執義以下迎大憲例也常時茶時廳齋
坐之日出齋出懸其日早辰四臺長先入其廳執義
別入其廳持平下官齊坐則上官先坐而寫諸僚等待
下官然後乃入大憲入門四臺長祇迎中門外執義
祇迎中門內還就其廳大憲坐大廳都吏請臺長廳
高唱齊坐四臺持執義廳唱齊坐一聲又請大憲前
唱齊坐一聲而退執義從大憲北牖捲帳而入[illegible]再
拜禮訖四臺長從庭下北門而入列立階上就坐

廳行禮而退書吏羅將各以次入再拜於其各訖
大憲前交倚其餘皆繩床有吏六人各執湯藥鹽
號諸位前一吏唱曰奉藥則執鍾唱曰正飮則飮
唱曰放藥則去鍾又一吏唱曰正坐正公事諸位
揖還坐遂鋪圓議席於堂中皆下坐有拜職者則
而繼之有彈劾之事則論駁之是日廳事畢執義以
下還就其廳邑縣在中門內唱申時者三又有一吏
在門內唱曰公廳封置櫃長可出於是各以次祗送
其行路時亦以次各行此臺例也諫官則不然無尊
卑之禮上下不待而入若上官先至而下官後至則

雖玉堂亦上臺而亦待下堂相見然後行堂之上飮
藥行公一如臺府而鋪說議房設酌以鶴卵盃相酬
酢酣醉乃已又諸讌苑亦待院於但臣院中清酒
物或用先生案或用獸皮鹿皮或藏圖中刻紫循環食
於各司如得布物必沈酒食費當時所需專辨於懸
府拜諫職者必依例設宴請同僚而飮之謂之厭會歟
亦性係焉
監察者是古殿中侍御史之職其中綱爲首者爲房主
與上下有司入內房正坐其外房則以拜職次第爲
座次其中居首者爲枕房主新入者呼爲新來侵辱

萬狀房中有鬼不如撤去男擧之者曰擊覺不能擧
則鬼以膝納于先生前先生以拳毆之自上而下又
令鬼作捕魚之戲鬼入池水中以紙幘捲水衣服盡
濕又令作捉蝶之戲鬼以手捫壁壓兩手如撲又
從盤于水若織罷令鬼飮之無不嘔吐又爲以房已
紙作刺書紙白日投先生家又先生與時到鬼家鬼
倒着紗帽出迎設酌堂中先生各挾一女而樂讌之
發桃酒酣囂霹臺到田里監官齋生之日始令許生
翌日凌晨諸廳上官要賓雜行入謁庭中禮未畢夜
直先生自房內持木桃大呼擊之衆鬼走出如或遲

主一時歡盡散遂想月明人去後白鷗飛占鏡光寒
又作雪霽登樓賦揮毫洒墨愈出愈奇儒士見之不
覺屈膝館伴鄭文成不能敵　世宗命申從濩成俔
前往與之遊仍賡漢韻侍講愛二士約為兄弟相與
酬唱不輟竣事還也抆淚而別壬申年間給事中陳
鈍到國是時　文宗新陟鈍作吊朝鮮國王賦　世
祖朝翰林陳鑑太常高閏到國翰林見畫蓮作詩云
葉上滴玉似相親出水紅蓮更逼真名播頌聲緣有
容貞從圖後豈無人遠觀自可袪煩暑并立何曾染
俗塵判得丹青知此意絶勝鵝鴨惱比鄰朴延城為

併有次韵云水鄉花島避難親筆下移來巧奪眞畫
鷗相閑如欲語鷺鷀閑立不驚人漲泥淨色還孫蹤
氷雪高標迥脫塵玉署儒仙看不厭清儀馨德與相
儔從事李胤保之所作也又作喜晴賦金文良郎依
韵次之翰林大加稱賞曰東方文士與中華無異矣
人常為人驕傲謁聖之日作古風令儒士次之或有
佔畢未就者太常大書曰詩不成者五人後有顧慶
之看畢千百其篇可也其慢人如此其後陳給事中
奉使謁圓謁箕子廟作詩云炮烙烟飛王氣衰佯狂
心事有琴知言垂千載存洪範人到三韓謁舊祠焉

人莫容其賢得如言之人與其才兩美也其後給事
中張寧以我國擅殺野人事來問到洪濟院留不進
曰王世子何故不出迎命左承旨李克堪答曰世子
年少有病未來非給事[illegible]昔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世
子亦雖少不可復來乎承旨答曰周公負成王是武
王崩之後成王幼弱來臨朝也若武王尚在而莅國
則安有負成王之理且天子之命委諸草野而不須
告之乎給事大笑而起為人風標俊逸意氣豪毅副
使武忠於館宴之日見妓紫洞仙屬目給事謂館
伴曰武大人出於燕趙之間長於歌吹之場艱閱萬

虽無以暢懷不如慰而安之遂邀佳妓數人入房設
酌談笑諧謔忠自以爲得計夜已深給事到中門踞
胡床一一點妓名而逐之倫鎖而入忠懊恨不自勝
忠金帶職高給事前常職卑而顛倒制馭如此平壤
舟中詩云平壤孤城對[illegible][illegible]盡歌簫鼓麗春陽烏邊
雲盡青山出渡口潮還碧海長共喜皇恩同大地不
知身世是他鄉詩情得且莫頻相瞰四牡東風路渺茫
遊漢江作詩廿首其一曰東國有高樓樓前漢水流
光搖青雀舫影落白鷗洲望遠天疑盡凌虛地欲浮
八窓風日好下檻畫簷留餘九首亦臻絕妙又作豫

議論〻古人所不言之事大抵詩文皆飄飄然有凌
雲出塵之思非但然子所可彷彿也其後太僕孫金
漢中畫金人張城到國漢善詩尤長於律筆法縈妙
畫竹入神人有求者以疏石手揮灑與之又畫一
簇呈于　世祖世祖令畫工移描加彩又令文士作
詩言奪胎換骨之意請宴之日掛諸壁間太僕初見
不識熟視大笑曰此　大王顛倒豪傑處也又使詩
曰新試泉留實等題詠濮時儒遍江皋王蕭聲遠者
天月吹落丹山白鳳毛中高靈詩云天上儒仙蜀纈
綠葉端倩瓏篆林崖青立正值千年還玉葉瓊枝化

嘗見箇構不如我先作詩以希廣韻則彼必大窘矣
游漢江之日登濟川亭達城出呈詩數首曰大人遠
韻僕未能酬今錄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尚知戶部微笑一覽即
援筆寫下文不加點如百濟地形臨水五臺泉脉自
天來之句倚巖高樓不盡情人夢春色從空明人從
竹葉林中醉杏花村裏醒之句又作江之水辭
來舟順流西下黃河頭不曾繫咏遠城臙脂虎帽
長吟西邑金文良古跡不収曰老賊誑人太甚逆來
我不能參詩思枯涸故如此受苦耳不能指一辭人
皆笑之董侍講王給事之來余為平安監司迎命於

安州侍講到平壤箕堂見宣尼土像曰與中朝一般
禮侍許陽川曰土像有類浮屠故王城學宮不遣像
而東位以木書曰此是良法也又至禮君廟見東明
王位版曰此漢人也又至箕子廟摩掌碑碣高聲讀
四佳作也恨無此爾之閒也又登其墓巡回塋域遂
作吊辭感慨不歇之下舟大同江與陽川論江山之
勝是時微雨下許侍講曰王事有程不可留也即
吟東坡淡粧濃抹總相宜之句依稀得習樓曰彼亦
前賢所遊之地願得天人一陪侍講欣然從之登樓
四顧曰風景最是佳而歎侍講曰主人欲留客則雨

侍講問曰此何様余答曰自箕子莅治之後遺風未
殄家家尚絃歌也侍講曰真禮義之邦也此路上觀
光婦人曰此何人無乃州官妻乎譯官答曰此是城
中娼妓也侍官皆士族之人聞門有乾甚喜出於
路乎給事曰早知如此當縱目觀矣登風月樓臨池
嘆賞曰最是佳處雖中朝罕有如此之區余請樓記
侍講曰主人隨我遊行則當製呈之余不得已行至
安州而送之侍講作記贈余而使揭於樓上見峯豪皆
聞其名並遊奇巖怪樹必駐馬停賞翫莫不稱有妍美
者亦必把而讀之侍人溫謙者問中朝之事悉陳無

陪侍講詩文[illegible]華滿晉述給事詩謝書亦晉豪
猿真一雙聯璧也然謂勅分迎之事有違於禮未免東
人所議也兵部郎中艾璞與行人高允善偕到國依
董侍講之例分迎詔勅郎中務要速還終日棲棲無
閑暇之時禮畢還館　上徙設下馬宴郎中飲一盃
而入翌日未明兩使至成均館伴宰權晉不及將
盥手謁聖館人未及進帨郎中大怒見中門曰我從
狗竇入乎非明倫堂儒生半入庭中郎中走出　上
答承旨再三請之兩使詣闕與　上相揖立飲一盃
而出上還至太平館欲行[illegible]上御室未及相會兩

使遽出門獄升轎 上出曰大人行止何忽遽如是
郎中不從命曰 殿下先往城外待之 上不得已
先行於是文武百僚衛卒儀仗供給之吏隸官伶妓
奔走喘汗 上至慕華館未及下輦郎中追及之
上欲邀入郎中不從命強請然後乃入是日暑甚下
僚 上久立風塵中人皆痛憤郎中謂譯伴曰我之
奉使無淹留之弊且不受物我之清德 帝何由知
汝国當以此奏聞于朝則 帝必獎之矣人有聞者
無不誹笑郎中不作詩畢竟投放首而去諸語雜浪
副使又作廬盧詩伴備極鄙褻甚至今國人呼輕薄對

名者謂之人瑞今 上即位之年太監金輔李珍奉
詔而來行人王獻臣亦隨之獻臣年少人也先令遣
東橋語我國諭以不受贐物清節之義人皆笑之曰
使人欲知之清豈如使人欲勿知之清乎及到國不
占一聯曰人當務本安用末技爲人皆笑之曰自本
爲耳安用太吉講詢於人文雅之事一不留意專爲
禮之末節苛哉少爲必見詬甚國人以此少之
世宗設集賢殿揀文士有名者二十人兼帶經筵
諸文翰之事悉委任之早仕晚罷日官奏時然後乃
潛出朝夕飯時以內官爲對客其隆待之意至矣由

佳部令遊郊外優賜酒樂其寵榮至矣而有文名者不似　世宗朝之盛也

前朝科擧只有知貢擧一人同知貢擧一人須先差定未見有紅粉亂[illegible]初揭糊舊弊至　世宗改定例格皆用元制也前夕吏曹書試官可當人臨時入啓受　點試官承命分試所三館聚擧子其曉頭一一呼名納于棘圍搜挾官分立門外搜括衣襟[illegible]者捉付巡綽官而繫之場外則一式並[illegible]則二式停擧矣未明試官出大廳張燭而坐儼若神仙中人三館入庭整齊擧子

大文擇之試官請論跡看吏書通略粗不曰字
爲講籤各置前一書講畢則看吏書摘臚讀下置
上試官以次點講籤從多取之相善後下初場講
分數與中終場則遂分數通計其取之非一人閱之
非一手國之公道惟所科擧也
○古東宮在景福宮即大內東也 文宗爲世子二十
餘年常御此宮書筵侍講之處爲資善堂受朝百官
之處爲繼照堂 世宗末年未豫不親萬機 文宗
代決機務褒朝官賢有名者爲詹事集賢殿十人爲
經筵十人爲書筵繼照堂在東宮外庭今則耕芸與

基 世祖時經筵入處東宮又藏書冊於東別室名
曰弘文館背奎章樓為 文宗魂殿曰景禧又為
世祖魂殿曰永昌又為 貞熹王后魂殿曰恭慶又
為 肅宗魂殿曰永思殿 文廟聖學高明文章華
美筆法神妙諸傳于紅葛紫閣春風春盡都無一點
紅之句即 文廟世子在東宮時出金橘一盤送于
集賢殿橘盡盤中有書即御製橘詩半草行書詩曰
栴檀偏宜鼻脂膏便宜口最愛洞庭橘香鼻也甘口
詩與筆皆絶代奇寶學士欲描傳寫因內推入爭扶
攬不忍釋焉顯廟遂命藏城府莊遷官披奈集賢殿藏

文八首　文廟御筆所製詞意俱謄曉喩甚切文詞瀾麗人皆歎服不已波祭後疾勢漸息至今民安物阜且天性至孝事上必盡誠　世宗嘗嗜櫻桃　文廟手植之至今滿宮皆櫻桃樹也奉喪極哀毁柴棘然容不忍覩議　廟時欲用孝字以其偏於一德故以文議之余於時見胡馬兩天使到國　文廟以世子出迎詔命並見天顔美髯龍鼻甚長雄偉不常也

○三館風俗凡行負導其首為上官長敬謹奉之新及第分薦者謂之新來侵辱困苦之又徵酒食無藝所以屈折驕氣也諸仕曰許參終禮曰免新然後與旧

形曰喜色作怒形曰悖色言其別名復有數曰三
十三百其侵虐多端不可勝言放榜唱賀之日老邀
三館然後設宴行禮若有新恩不恭得罪於三館則
三館不往新恩亦不得遊街三館初到門一聲擊鼓
唱佳官好爵諸吏齊聲應之以手擊拳新恩下上之
曰慶賀又慶父母撲魂曰生光最後又呼丈人而慶
之曰乳母又新恩聯榜拜謁于議政府禮曹承政院
司憲府司諫院成均館藝文館校書館弘文館承文
院等諸司先生下從不暇以爲歡宴之費司[illegible]
被諸館先行之日[illegible]

餞夏將成均館行之曰碧松飲乙酉夏藝文館曝三
館獻于三清洞學諭金根派醉還家檢詳李克基路
遇之問文之徒何來何醉之至此根荅曰食薔薇而
去人有聞者皆齒冷
成均館亭掌教訓國家設養賢庫以館官兼之常養
儒生二百人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啓建尊經閣多印
經籍藏之廣川君李克增啓構享祀廳余亦啓達尊
宫懸其後改構聖殿東西廡及食堂又賜布五百餘
匹米三百餘石又賜學田以備館中之需李克增啓
今承聖恩多受米布已備酒食聚朝中文士及諸儒

生以爲〔斯〕文盛事 感激之於是文士大會明倫

堂饌品極精〔豚〕皆賞 宣醞及御廚珍味絡繹不絕

癸丑秋 幸成均館祀先聖先師退御帳殿于下輦

臺文臣宰樞入侍殿內堂下官文臣分庭列坐八道

儒生雲集京師無慮萬餘人上下皆揷花參宴新製樂

章發而侑之各司分掌設饌 上頻遣內臣督察之

人皆〔醉飽〕〔實〕前〔昔〕所未有也

大抵任〔學此〕者〔負〕業於其師徒〔附〕口古不知文理又

執己見膠固不通俞提學鎭論大學序極知僭踰之

說曰我心若謂極知大學之理則是有僭踰之志也

李司成文叟曰一說余極知其當合而見其迂遠乖一
說如前操者所言此語當爲後當爲學者之言云
論語爲政以德者先敎德字而後敎以字則其先
有方不如先敎以字而後敎德字則聖人自然之說
也如此偏著雖不害爲己之學之謹嚴宰相是非或呈
然形於文辭者遠而老亦不能析其詳
富平門閥之盛廣州李氏爲最其大家如我成以來
李自適村以後漸大適村之子承參之直參之子
三曰長孫曾又曰仁孫名訒政曰禮孫同參後之人
之子克圭令爲判決事議政有五子曰克培領議政

伯氏爲左參贊仲之爲正言書房即東暇昌城之子參
議㥳以後不振參判之子三人長假同知中樞次微
政曾爲書□□而爲禮曹判書昆弟三人一時爲
三曹判書古今所罕有也
○南大門外君首不絶我祖恭度公壽泰惠公叔襄靖
公伯氏文安公從城府公昌城洪公西平韓公述徐
鎭麟西川愼成之義州姪皆拜此職也
○新羅王於正月十五日幸天泉亭有烏啣銀榼置于
王前榼裡有書封之甚固外面書曰開見則二人死
不開則一人死王曰二人殞命不如一人殞命有天

臣議曰不然一人謂君二人謂臣也於是遂開見之其中書曰射宮中琴匣王驚遂入宮見琴匣持滿射之匣中有人乃內殿焚修僧與妃通者也將謀弑王其謀已定妃與僧皆伏誅王感烏之恩每年是日作香飯飼烏至今遵之以爲名日美饌其法洗蒸粘米作飯細切乾柿熟栗大棗乾蕨烏足茸等物和清蜜清醬而再蒸之又點栢子胡桃之實其味甚甜謂之藥飯俗言食藥飯當於鴉未起之時蓋因天泉之事也

歲時名日所擧之事非一。除夜前日聚小童數十名爲假子被紅衣巾綱入闕中觀象監備鼓笛方相氏

臨曉驅出之民間亦倣此事鍊撫振子以綠竹葉紫
荊枝益母莖桃東枝合而作帚亂擊椽戶鳴鼓鈸而
駈出門外放枚鬼清[illegible]畫物於門戶窓扉如處
容角鬼鍾馗幞頭官人介胄將軍擎珍寶婦人畫雞
畫虎之類也除日相謁曰過歲元日相謁曰歲拜云
日人皆不事事樗蒱之戲飮酒遊樂新歲子午辰
亥日亦如之且兒輩聚蒿草燒園苑亥日曰薰豵喙
子日曰薰鼠猶有限三日不事事徃親戚朋僚投
台刺而大家則設函受之近年以來此風頗華亦可
以觀世變也是月十五日爲元夕設藥飯二月初一

日花朝掃除散松葉於門庭俗言惡其臭蟲而排劍
辟之也三月三日曰上巳俗言踏青於郊人皆出遊
郊野有花則煎蕊設酌又採新艾葉作雪糕而食四
月八日燃燈俗言釋迦如來誕生辰也春時兒童剪
紙為旗剝魚皮為鼓爭聚為羣巡閭巷乞燃燈之具
名曰呼旗至是日家家樹竿懸燈富者大張彩棚
層層萬盞如星排羅滿都人終夜遊觀無賴少年或
仰而彈之以為樂今者不崇佛教雖或設之不如昔
之盛也五月五日曰端午懸艾虎於門泛菖蒲於酒
兒童編艾菖蒲作帶又採蒲根以為鬚都人樹棚於

得竹長幹之圓者冠以紙服而插於背由我扶
想係少年看之雅戲也所[illegible]未詳所不知 俱是書語
戴之今不可行也六月十五日曰流頭言高麗時
宦遊者於東川散髮于水浮沈而祓禊曰流頭宴俗
因以是日爲名辰作水團餅而食之在於此之遺
遺意也七月十五俗日俗號百種日僧家謂此節
設盂蘭盆會中元舍光老佛之事集衲來說唱之說
之靈而祭之往往僧人設卓於街路而爲之今則痛
禁而少戢仲秋之月冬至豆粥庚申不眠
亦皆古之遺意也

村學以沐浴氣者但臨習而已予聞之者被懸得
走而來尼社不能容或於山麓或於田中各擁病者
而救之路上觀者如市若言善呪人者爭邀呪殺又
於銀丘野不際以[illegible]之樑窗授隔上下貫
賤況處莫辨過外始猶稍壓或有因此痼廢者

匪懈堂以王子好學尤長於詩文書法奇絕為天下
第一又善畫圖琴瑟之技性又浮誕好古探勝作武
夷精舍於北門外又臨南湖作淡淡亭藏書萬卷招
聚文士作十二景詩又作四十八詠或張燈夜話或
乘月泛舟或占聯或博奕絲竹不絕崇飲醉謔一時

而走

○成廟學問淵博文詞灝噩命文士撰東文選輿地勝覽東國通鑑又命校書館無書不印如史記左傳四傳春秋前後漢書晉書唐書宋史元史綱目通鑑大學衍義古文選文翰類選事文類聚歐蘇文集書經講義元史節要朱子成書自警編杜詩荊公集陳簡齋集之類之所記者其餘所印諸書亦多又裒徐剛中四佳集金文良撫松集姜晉山私淑齋集申泛翁保閑集惟泰齋集之成文安公詩文遂失未印可恨也

余所著詩集十五卷文集十五卷補集五卷風雅錄
二卷喪儀六卷浮休子談論六卷錦中行跡三十卷
所撰風騷軌範三十卷樂學軌範六卷東槐備覽四
十卷雖不能掛人耳目亦足考既往而破戲也

陵室也傍有齋社自昔然也如健元陵顯陵有開慶
寺齋陵有衍慶寺　厚陵有興教寺　光陵有奉
先寺　敬陵昌陵有正因寺遷　英陵於驪州改神
勒寺爲報恩寺以爲齋社獨　獻陵無社蓋因太
宗遺教也士大夫亦於墓傍作齋庵非崇釋教欲令
僧徒禁護墓山也

中天陵侯五色衣服者一匹男則幞頭袍笏烏靴金
帶女則釵首香各以[illegible]物陳于老君前以祈避禍
夜分祭享獻香吉服令人擔布設冠服前奠諸殿主
室門外陳設于上焚香再拜內人受之而入獻層捲
箇彙綱諸符所諸器無以紅褓裹之出外門謹封
其函授內官奉正令奉之而行納于其司庫內若文
則內贍寺主之甲寅春元子誕生余爲獻官行此事
也大抵昭格署皆倣中朝道家之事太一殿祀七星
諸宿其像皆被髮女容也三清殿祀玉皇上帝太上
老君普化天尊梓潼帝君等十餘位皆男子像也其

相繼不絕也余嘗以謝恩使赴京禮部尚書周洪謨
來押宴于會同館回回剌麻雲南蠻緬諸國之人畢
跪尚書前御許賁貫之尊尚書僻讓而進退當其時
余敬慕不已及余爲判書後又具録於寰羅之徵筆
執前長說今陳己意雖大小不同而其規模一也
世宗朝申商爲禮曹判書許稠爲吏曹判書申日中
而往日側而還許稠侵晨而往日沒乃還一日許先往
坐曹闕申到衙曹未幾還出許令人往告之曰何晚
仕亦罷申大笑曰大人早仕有何加益之事余雖晚
仕有何不擧之事不如各專掌而已申臨機善決許

對舌剛行所性不同也

崔鸞遠嘗言吾友姜晉山盧宜城咸夏山皆瀟灑不
俗人也雅好西洋畫間有操余亦謂之當時聖人以
今見之非聖人也人間其故答云一日晨興於瑣窗
間窺見西平坐其家前庭小姬奉灌匜進之西平
鬭灌水洗櫛面而委之此豈聖人所為乎人皆絕倒

○真逸先生云夢見李提學伯高為龍余攀龍飛渡江
曰。余恐墮龍顧謂曰執吾角遂止江心草木人物皆
瞰合嘗所熱裏驚言諸似氏似氏曰似高當時懿望
曾擢重試君舉其角必擢重試壯元也未幾伯高被

誅眞逸亦病病中作詩憶伯氏書之云西風拂嘉樹
零露被華滋我亦一天物玉汝來有期伯氏見曰詩
太有生氣君當無恙翌日而逝此皆凶兆而非嘉兆
也

余以禮曹判書提調掌樂院若客人宴享使臣賜宴
慣習淑寸之時聽樂無虛日又繼來太平館四面
於途妓家崇禮門外鐵角如時兩家婢僕皆善手余
常歷入聽之又於大家傳聞仁山安立尹兩大宅
亦教婢僕絲竹聲爭嘹亮夜深不已余每臥聽亦一
樂也余嘗謂人曰寒素儒人勤苦讀書未占一名而

死者皆以其身得登第官之例日夜往歡欣中何
獨享太平之樂如是未幾 成廟賓天余以禮官執
恭飲襲擗地痛苦又傳 樺宮徒赴山陵長閒宮人
之帷百僚之庭哭泣之聲日夜不絕亦是痛傷自舊
之域又值此之變甚樂極悲來自然之理也

○余於時與孫鎬相友善寓空家讀書隣友趙恢家相
距數里其家有林檎樹一日孫鎬謂余曰睡魔作與
不如往趙家食林檎於是二人偕往則林檎滿樹爛
紅門閉不得入呼主人亦不應僮僕在門內飲酒讙
呼俄而驟雨一聲門前有大馬繫槐樹小馬亦有三

四而悄無一人放翁曰主人麾客已甚不知盜此馬
而去領之二人各騎一匹馳出川过迤邐而行還至
謨書处繫兩馬於庫裡放翁曰吾欲殺馬而食之余
曰安有此理是則與盜無異放翁曰恢雖知之其意
吾官遊擧臼杵欲打馬頭余扶而止之翌日恢素目
動面悴放翁问子何有不豫之色恢曰昨日妻姑將
往金浦鄉墅繫馬於門外有盜偷兩馬而去擧家遑
遑分人往搜余則遍歷高陽交河等处至今未覓以是
憂耳少焉馬鳴庫裡放翁微笑恢往見之則即其馬
恢且怒且喜謝之不已於是滿堂大噱

高麗侍中姜邯贊爲判官漢陽時府境多虎吏民多
爲所噬府尹患之邯贊謂尹曰此甚易耳待三四日
吾可除之書紙爲帖囑吏云明晨汝北洞當有老
僧蹲踞石上汝見招來如言而去果有一老僧衣
藍縷戴白布巾犯霜曉在石上見府帖隨吏而拜謁
判官扣頭而已邯贊勅僧曰汝雖禽獸亦是有靈之
物何害人至此哉汝約五日其率醜類徙于地境不
然强弩勁矢盡殺乃已僧扣頭謝罪尹大噱曰判官
誤邪僧豈虎乎邯贊曰汝可化形僧咆哮一聲化爲
大虎仰攀欄檻聲振數里尹魄喪仆地邯贊曰可止

堂復慈恩藏稽而去其日寺人以我嘗耳來以迎禪師
寺說不見至期僧習稱着新盛服以待其爲春糞
僧而走至淵畔謂曰慎勿聲援一瞬可入僧瞑目放
手恭投僧于水中而去僧衣服盡污身亦被傷偏岸
而避濕衣而卧翌日恭來曰禪師何處之遊僧曰龍
淵禪老而恭忽龍我所至於此恭又從忽若獺每
足優戲之投恭于水中撤裂而出王大笑問曰汝從
何處去今從何處來恭對曰從屈原而來王曰屈
原云何對曰原云我遭諸王投江死汝還明主底事
來王喜賜銀甌一事旁有處人見之亦投于水王令

木妖屬之一木樹並頭髮鬚木妖以刀劃去頭皮而
樹抽起勢還太空盡擇頭髮而身陷于地芳賓不顧
而行睨藏住高座邀其地窮田家窮甚難富有者覺
持妖出遊大發開饑酒酣變出沸曰吾必時持宜益
盜殺發行人無數遂一必拜神勇撫吡我沒令之及
焉所害樹死殺去自此樹遊惟務農業不復顛越人
取貨仍去悄示之[illegible]董然無髮矣芳賓有妹號
勇亦無雙嘗掉小枝於壁兄弟登枝上行芳賓行則
枝動妹行則不動妹又一日亂畫国篤到南江舟人
子渡掖妹下之妹大怒遂取舡檝亂打舟人捷如飛

鶻

高麗令狐生性任誕嘗遊山中遇一樵童織蔓草為笠以松子為項以榛子為纓狐見而愛之脫所戴金頂帽珊瑚纓易之童佇立踟蹰惟恐悔悟狐著樵童笠踟蹰歡喜策韁馳馬視童子良甚不得復見負還棄

吾家有老姑年過九十嘗言少時在松亭見狐面白眼赤着白衣騎馬行軍士數人持木杖前導大山菁宅無歷人住人此宅逢即還穢故家々作檳榔閭狐出遊於婦人爭入避之一日狐到蓬萊君鄭良生宅自家携砧問諸里人曰此誰家答曰鄭大夫宅也

榻即馳馬走曰此人可畏此人可畏盡憚劫莫而不
能犯也 外姑鄭氏蓬原君之女故余得聞知之
辛旽初秉國政寵奇顕家奴顕妻通顕夫妻侍側如
老奴婢旽威權漸盛生殺在手所欲置之死地則無
不如意若聞士大夫妻妾有姿色者每以微譴囚其
夫于巡軍獄顕善令人傳報其家主婦親詣其處則
得免矣其婦即馳入旽家則大門去馬徒入中門去
婢僕旽家人率行入內門旽獨坐堂旁設衾枕逞意
縱淫所欲愛者則或留數日而遣之仍放其夫如或
不從則或罰或黥目而有致死者故婦女聞其夫被

囚則必靚粧先就毗門殆無虛日毗盧陽道裏無靳
白馬童或膾蚯蚓而食之若見黃狗蒼鷹得然驚惧
時人以爲老狐精
高麗畢相趙云仡知時將亂謀欲避患乃詐爲狂誕
嘗爲西海道觀察使每念阿彌陀佛有一守令與公
相友者齊來隱外令趙云仡公曰汝何以稱我名守
令曰令公念佛故戲佛吾之念令公欲爲令公互相
視大笑又詐得青盲疾辭居家職其妾與公子之相
私每戲於前公不露形色者數年及亂定忽揩目曰
吾疾愈矣率其子遊於江上數其罰而投之江其所

居鄉墅在今廣津下公求為沙平院主與鄉人結侶
每於飲會相與雜坐談戲柴門日午不知一日坐亭
上朝臣騷人作者多渡江公作詩曰柴門日午喚人開
步出林亭坐石苔昨夜山中風中雨滿流水々泛花
来高麗政丞韓宗愈少時放蕩不羈結徒數十人每
於巫覡歌舞之处却掠醉飽拍手歌楊花時人謂之
楊花徒公嘗漆兩手乘夜提入人家殯匿其家婦人
来哭殯前曰君乎君乎何处去乎公以黑手出張間
細聲答曰我在此矣婦人皆驚懼而遁公盡取所設
床果而還其狂多類此及為相國功名事業甚而當

世號外退老鄉白鷗漢江上楮子島也嘗作詩云十里平湖細雨過一聲長笛隔蘆花却將鼎鼐調羹手還把漁竿下晚沙又云烏紗擲退池塘柳尾微風酒在凍綫東歸來山月上杖頭擔簍藕花香

崔鐵城瑩少時其父常戒之曰見金如石瑩常以四字書諸紳終身服膺而勿失雖秉國政威行中外而一毫不取於人家纔足以自己當時宰樞相邀迎以棊局消日爭設珍饌以務豪侈公獨邀客過午不設饌日暮糅黍稻爲飯兼陳雜菜諸客稱腹盡喫菜飯曰鐵城之飯甚甘也公笑曰此亦用兵之謀也太

有所適從一日梅軒往謁退公出吊隨而出洞有武
士數人帶弓箭橫過馬前呵辟除武士不避之
公顧謂梅軒曰君第去勿隨吾行梅軒猶隨之公色
怒曰何不聽余言梅軒不得已辭歸識者人莫不歎
將中過客矣
去先生弟病亂之亡以門下能書擬敵居一於金
爲山下者不往哉翔哉翔亦以禮待之不責其志
公以部中諸生分爲兩齋以閔閔之齋爲上齋以
都曲賤族爲下齋教以經史課其勤惰受業者日以
百數公嘗作閒居詩曰蹈乎清泉吟臨身茂樹高冠

矣我國地亦近吾儕三人可以速達遂攜家[illegible]
米橐宦竪騎一馬公與女同騎一馬而行[illegible]
此兵戈騷屑之際挾此妖物若過寇盜則必[illegible]
之理願君割恩棄之女呼號擗踊欲同生死公亦不
忍別挽袖外入手難解雙淚滿襟旁人亦悲泣公度
審事勢遂棄而行女哭而隨之日暮止宿則女亦追
及而來凡三晝夜行不息兩足瘃裂不能步然猶盡
力而來有高樓在河上女忽挺身而登公意謂登高
望送耳回眄其樓則女投樓下潭中奄然而沒公嘗
愛寸色至是尤服其節與宦竪到本國每於老境言

當時之事悲痛不已

、忠宣王入留元有所違情者及東還情人追來王折蓮花一朶贈之以爲別日夕王不勝春戀令益齋更往見之女在樓中不食已數日言語不能辨強操筆書一絶云贈送蓮花片初來灼灼紅辭枝今幾日憔悴與人同益齋回啓云妓入酒家與年少飲酒尋之不得耳王大懊嘆地翌年度壽節益齋進爵退伏庭言死罪王問之益齋呈其詩道其事王垂淚曰當日若見詩竭死力還往矣卿愛我故度言之眞忠恩

小華開國以趙宰相胖生長中原為奏聞使而遣之
高皇帝引見諸貴胖對曰歷代創業之主類皆順天
革命非拂我国也徵指大明之事語用漢人之語皇
帝曰汝何知中国語胖曰臣生長中原嘗見陛下於
邸々軍中皇帝問當時之事胖一一言之皇帝下榻
執胖手曰胱々若在朕不至此卿宗朕之交友仍以
客禮待之書朝鮮二字而送之
大明以表辞不恭徵撰表人光山君金若恒與西原
君鄭揔赴京師光山至安州館作詩云旅館何寒落
風烟野外昏客中懷抱悪枕上夢魂翻地僻居民少

日斜龍馬嘶異鄉春寂寂百慮攢憑軒望南京與誰
遠謫西原將行其弟攉送之攉有純金帶西京請當
之以備行粮攉不能給人以此少之後皇帝寵威令
其家室求屍而去竟不得而還光山之女郎我祖母
有老婢自言托爲家室赴南原到一江口天雨甚起
重樓高閣美人居樓閣或刺繡或調羹有儒皮大如
郝縣浮波上楊柳陰數十里婢本愚劣未得詳問地
名以今料之疑即楊子江也
安城君孝叔蕃自戕大功後恃功驕傲視同列寄極
不曾如僕隸 君命召則稱疾不往中使候者絡繹

不絶而絲竹鬧於内室武欲注人官爵則書名於小簡俾人奏之以故親朋布列膴仕大起甲第於教義門内悪聞人馬之聲奏塞門禁行人畜後日甚遂得罪長流咸陽別墅 世宗命儒臣撰龍飛御天歌以叔蕃知太宗朝事馳馹召之叔蕃以白衣詣闕達官宰樞皆後生爭趍拜謁叔蕃揮手止之曰少時某也莫邁某也信賢余意其爲今長之兕果然其意氣桀驁曾不少屈

○下春亭繼陽村掌文衡然文章歉弱文士合久同以能詩鳴每見春亭所製掩口大笑一日春亭告暇遊

□醫村莊偶占一句云盧白遲天江郡曉消黃□地
抑婦看自覺得美聯將入京上奏須人言請父問父
閔曰詩甚齟拙若上奏則是因上也我昔有詩云驛
亭把酒山當戶江郡哦詩雨滿船此真上奏之詩也
吉人攘告春亭春亭曰當字未穩不如改下臨字不
又言讀父閔父問曰人謂春亭不知詩□□□
然曰南山當戶轉分明其人又告春亭春亭曰古詩
黍白青山臨黃河父閔真不知詩反笑我為一日春
亭作樂天亭記指父問使觀之父問曰此記論性理
醞似中庸父問為人恃才凌人以後進輕蔑前輩者

亭心亦不平遂成嫌隙而終不得一顯官
春亭性吝嗇雖微物不借於人每割冬瓜隨割而署
之對客歡酒酌其盞數謹封壺壜而藏之[illegible]
而去者頗多嘗在興德寺撰 國朝寶鑑 世宗重
其文章仙廚賜饌絡繹寮樞僚友爭送酒食一一對
諸房旬日久生虫蛆臭達墻屋腐則棄于溝壑而倉
頭僕從未霑一瀝
黃翼成公寬洪大度不拘細事年高位重愈自謙抑
年九十餘嘗坐一室終日無言互開兩眼看書而已
室外霜桃爛熟鄰兒爭來摘之公緩聲而呼曰勿盡

摘吾亦欲嘗之光焉出視之一樹之實多食亦甚多
饕餮輩見來集公除飯與之其果多食公但笑而已
人言讀書當爲相五十年知者請以爲重論開國以
後科業者以公爲首
李公孟昀敎隱長孫官至二相於雜也業有文名亡
長於詩嘗作悲松都詩云五百年來王氣終操雞搏
鴨竟何功英雄已逝山河在人物消遷市井空五十多
鶯花微雨後諸陵草樹夕陽中我來此日偏多從
事悠悠水自東又傷無子絶詩云自從入道是非直
父子相傳到此身我罪伊何天不管來爲人父無子孫

新其後夫人據悍搆家禍公因此得罪竄流嶺南之
初彭峻官至判中樞其子謀亂伏誅中外稱之亦流
竄而卒

鄭大提學□聦明絕倫凡書籍一覽輒誦科舉以臨
對公讓遊不暇一日披六經簡帙一回過眼掩卷
不肯誦至講試時試官與趣應答如響嘗在元帥幕
府軍卒數百人一見皆記其面知其名時人皆服其
神少時見僧誦金剛經為曰彼經可一覽而誦也僧
曰君若能誦則我辦盛饌君若不能則君辦盛饌相
約訖公援桴擊鼓誦之如流至半快僧逡巡逃走

、孝擬學種學以非辜被罪牧隱晨朝趍不能盡其痛

一日有族生來謁者牧隱曰吾欲遊山可與偕往遂

與書入山谷悄無人跡乃謂族生曰表子以文章稱

憤鬱不能舒今之來此欲哭耳遂大哭終日聲不絶

集賢牧谈曰心胸大豁矣自此其氣始蘇楨學爲死

謂諸子曰我以文名為人所媢乃至於此汝曹慎勿

科舉其後叔時叔卧皆不赴舉而官至省宰爵叔倫

赴舉而終不顯達

科二擧鵬舍必時與　恭愍王同衾而寢[illegible]

貴襯在其傍顧視之則　上也由是奇之相友爲

及卽位錫命寵章極隆十年為知申事陞知議政府
事兼判六曹事近代人臣無比為承旨時 上曰誰
人代君任候否朴公曰朝臣無可者惟承樞府事
黃喜眞可人也 上遂用之未幾代朴公為承旨終
為相世謂朴公知人

●孟左相為大司憲朴公安身為持平鞫平壤君趙大
臨不啓而榜訊之 上大怒載二人于車將戮之於
市孟相失色無言朴公意氣安閑若無懼色舉首而
呼孟曰汝是上官而我為下官今作死囚豈有尊卑
我嘗謂汝有志操何今日恇怯如是汝不聞車聲之

新喚奴婢百餘户老樹下草成蔭千里鶴鸛呼喚其間公臂蒼牽黄日往來以爲業至今合餘土而居者百許人皆其子孫也

晏留守魏性好鷹犬自青衿年少時已有其癖在婦家左手臂鷹右手翻書而讀婦翁曰讀書則廢鷹好鷹則廢書何不行勞苦之事答曰書是箕裘之業不可廢性嗜鷹亦不可廢兩行不悖何害於理自少至老一以此自誤覽梅堂一日渡洛河向漢京聞路旁山谷間有讀書聲謂其僕曰此必晏老也至則以左手臂鷹以右手翻綱目倚樹而讀相視大笑公爲

人寬緩平生無疾言遽色倭陷鼎天府公猶在窓讀
書僮僕潛曰寇迫矣公曰始習對慎勿遑遽俄而寇
退

鄭賛成鼎晉後稱晉鄭大夫良生之子也兄弟皆知
樂賛成能鼓琴留撥則無所不曉容貌雄偉夫人或
下鄉田所留後獨在家面對雲山手操鳴絃時時自
歌以為樂不曾醉於粉黛間

李沃侍中春富之子也侍中被誅沃編隷江陵府是
時倭寇來泊東海焚蕩州郡民物皆奔避之府前郊
多大樹沃夜令人取矢數百分揷於樹翌日脫喪服

跳踴而出至海口莫數矣射獸併致斧入樹間然如
雷而集以一身當之細矢而射縱橫馳突自期生擒
當戰不之虞不虞開射之必殺死者其虎自其獸下
犯境一道賴歟　朝廷嘉而官之
○同時長數後皆言其射以勇力免禍者云　長宗臣
同縣射者聞之直走陽破樹詰而入追迫所閉
来往山行行少頃有等山入駐去將斬余舊曾邦去
羅莫能動直至衙前呼曰此此士殺之何人云
宗閑而救之此非多力必死也此時猶可深山行過
猛虎無所避將取虎頷下肉滿掬于地覺救黃猶

救其有生者願之寸刃徒以手相搏備見虜下有泓
推而前寸寸而進入群敵皆困流汗被體並以刃截
沉于水底虎伏水濱隈虜刀仍以木石擲殺之此雖
勇士以死過當禦狀塞上一日虜騎雲合天下皆可
前有大樹數十株虜先據則虜勝我先據則我勝遂
抽身疾走先據樹虜追莫及以此勝戰此非勇力必
死也公諸登則中植以為一勇樹擅名當世
○國朝定都漢陽曾祖桑谷公與伯兄獨谷公卜宅
於今鄉校洞一日出南大門外行五里蕪前無人居
見西山之麓曰此最佳處遂構宅獨谷公喜曰兄弟

茶山添二生水公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惠州達川水爲第一
自金剛山出來漢江中之水爲第二俗離山之三陀
水爲第三
濊郡陽安公姓汪直嚴毅歷任十二州縣秋毫莫犯
吏畏民懷又性喜觀異形好林川一日蹲隣官飲
宴有獵狗向園中大樹吠不已公顧視有怪物高
齊天西倚樹而立熟視之漸漸而滅又一日天陰雨
濕公如厠小童奉燭前導行林中有女荷紅襴衫被
髮而坐公直向前去女踰墻走又其俗尚鬼入極公
衙者相繼死州衆爲鬼藪公始至欲入州吏無諫止

則匿而不出今又復廬傍舍其意何求少年頂禮遜
謝公折桃樹東枝作長刀盡斬其頭少年謝眼長呼
作蝎死狀即作地窨睡三日始覺猶然頓除至海州
敎使遂棄官周流四方臂蒼鷹黃犢獵數十載自喜
獸暑野則取魚山則逐𧺆公又善射鹿豕無不當中
每乘健馬馳下千仞崖壁疾如飛鳥矢鏃相連見者
無不歎服亨年七十而卒
外叔安府尹少時同瑞原別墅乘亂馬率一小僮去
墅十里許。夜向黑四顧無人東望縣城有火燦喧
呼之狀似若遊獵其動漸近周擁左右五里不絕皆

時。

在空中夜栖于梁上隣有一家世為名宦主婦失寶
釵每毆女僕僕不勝其苦来問於鬼鬼曰我已知所
在難以語汝汝主来則當語之僕從告主婦主婦親
握粟来卜鬼曰我知所在口不忍言吾喙一舉汝面
然太赧主婦再三問之遂不應婦怒叱之鬼曰若識不
易耳某日夕汝與隣某同入楮園釵掛在樹枝矣僕
覓得之婦大慚又家奴盜物鬼言某人偷之匿諸某
室奴詈叱之曰何處妖魅托人家遂陰厥仆地良
久乃蘇人問其故奴曰有紫髯丈夫捽我頭髮故恍
惚不起矣家稍厭之鄭相國矩符昆季至則鬼惶怖

石承旨自恃經濟才覓視都承旨如摘頷下髭一日
皇甫遷職安公以同副承旨擢拜都承旨自內承
命到院入中門逆觀都承旨之坐曰可坐此坐矣宗
瑞色異如灰自此遂成嫌隙其後安公以兵事爲言
護羅織譖人皆謂宗端釀成之也
僧混修號幻菴早孤厥考年甫十三隨叔領獵于郊
有一鹿負走若有顧待者俄而一鹿兒追至因感慨
曰獸且念兒矣人何別即念考休獵祝髮爲釋豈營
續名譽稍甚濟流莫敢攀而倫之往金剛山食木茹
麻臨不露席若恃經身爲念茲毋倚向之望遂還作

偈云寄語巖前松栢樹重來堪爾终天年後師事懶
影庵習楞伽經衆皆推得其皮師獨深味骨髓玄陵
建道場於廣明寺以懶翁主之一時衲子無有升堂
者上有不豫色薄暮特罷場師後至上喜甚迎之師
立門外懶翁問如何是當門句師曰不落左右中中
雨立問如何時入門句師即入門曰入已還同未入
時問如何是門內句曰內外本空中云何到成山下
嶽邊止曰逢高即下遇下則止問水何到成渠曰大
海潛通到處成渠問飯何不速曰如蒸沙石豈成
嘉禾藏青之季禍逐以爲因師聞之不釈然作偈

云三十年來不入塵水過林下養情真誰將擾々人
間事繫縛逍遙自在身一日在青龍寺有疾喚門人
囑後事曰吾行住晚至晚倚壇作偈云 任運騰々度
一生病中消息更遲々無人識得吾歸處窓外白雲
橫翠屏儼然而逝師嘗請尹泮畫山水十二幅又請
尹紹宗作詩紹宗舉目而觀走筆成之紹宗出師謂
門人曰此詩雖好難上於屏不如邀漱老耳遂邀致
隱到寺張屏坐其中良久沉吟先書題目曰此黃鶴
樓也此滕王閣也一一名之然後搦筆成詩々思入
神遂手書屏而去師曰此真老手也嘗上[illegible]之後

為廣平府院君李仁任所得余少時至[illegible]與[illegible]廳見此畫筆蹤踈宕而遒勁即牧隱手筆也

權姓宰樞以文官顯於祖父死將掘人塚葬之塚主曰此吾父墓也吾父官雖卑意氣嚴毅非尋常人慎勿掘之將必有害宰樞不聽竟掘其墓剖棺棄屍其子撫屍痛哭曰英靈若在其坐視寃乎其夜風水李官夢髯丈夫憤怒叱之曰汝何奪我安宅移給他人禍根實在於汝則以拳撻其骨李痛惱流血須臾而死未幾宰樞亦被誅家門殄絕人皆云掘塚之過也

所以□下背發憂思歎而□明日尋主一夜就還
矣金蠖悵不得意至齊陽見許華金寧且告其情許
華曰吾杖之弟有名侍魚來者有□□□又□閣者
當為君謀之一日開筵設宴于顧南樓上□□□處坐
而其中一人放佚閣之則許華所媒也金自不轉而
心常注之滿案珠蓋食不甘矣主人及侍魚□□□
金遂起顧之許華與金生致拳盃而進金欣然啓齒
若有自得之色是夜借寢于望湖臺自此情甚昵爰
遂次不離□於白晝閉戶錦帳繡衾一起主人欲待
飯來謁而不得相見者累日許華排窓而入見兩人

抱卧手足相交而已無他言惟曰吾忍汝矣適体書
字皆相誓之語雖巡列郡而心則常此一日與斯文
尹渶叟自金海還密陽並轡而話見長桂則必令卒
往審里數之遠近策鞭馳馹猶恐不速也忽見平郊
縹緲間有樓閣隱映之形問諸卒曰此何处卒云嶺
南樓也余不勝[illegible][illegible]而笑斯文占聯云野闊橫青嶂
樓高依白雲道旁長表在應喜近閔門留數十日主
人慮其久滯設餞於樓上而慰之余不得已而行之
與妓別於郊外入妓手鳴咽而已至一驛夜深不寐
前狂[illegible]陰呑泣謂鄭卒曰吾寧死於此不得還京汝

能使我再得進前則死無所憾卒情而從之金一夜
馳數十里平明到宜陽着報不得入府以銀帶付鄙
卒換着白衣步穿籬落間有老嫗汲水井上金問桐
非家安在即待重來見名也老嫗曰彼茅五家是也
金曰汝知我乎嫗注視良久曰我知之矣子無乃去
秋防納叟乎金解束付嫗曰我非防納叟乃敬差官
也試爲我往言之嫗曰桐非方與本夫朴生偕臥不
可往矣金曰我雖不得見面得聞音信足矣汝能往
道余意則當厚報之嫗到家言之妓捲首曰寃哉何
至如是朴生曰我非不知辱彼々則先生而我乃儒

賞妓則余之至道與之金攜至京師國辭奏旨官崇
祿舞妓生六子竟為宦婦
我斯文紀話語善語嘗以誑人彭華家在長安巡
州郡至一邑與妓在房昔一曼從來屢目妓不正蓋
然其有甚忠後半僅寐而斷妓以為聽歌舞而出
先生亦隨之遠適到窓外攜妓手而行妓月色
如水清然一人可與舞也對立婆娑先生以其一處
臥聽簷下遂取所遺麥笠冒頭而從舞於其側實曰
兩人為戲汝是何人先生曰我是東土高賓是真
公舞袖不勝健羨來助歡耳妓惶恐謝罪先生曰汝

因喜君愛妓得物遺之又欲遺此緞於同人妓方謀後聞其言而甚欲之乘夜發入房中竊去奈未就以謝言誘之寶者所謀之物遂大呼曰衆婦入我房矣妓默而退曰先生嘗與其緞紋來京師其叔馬票而曰賴先生馬死不然爭夜劫縢緊縛先生竊其紬養馴其馬先生曰其說遂贈白緞於馬黑類以黑緞贈白黃皆從其傷紋其馬於桂孫養馴先生更叔馬瘦類不振然後始知爲所賣曰先生舜家結僧之善緣化者相交甚熟乃曰吾欲創一寺祈以消罪業僧從然從之曰君是前世菩薩微光靈顯耳

先生曰鵜林有故社基倚山枕水真勝界可創伽藍
遂言勸大與之繢盡心辨物先生亦助力遂具村木
開基勸其矩模稍度寺社之制多温房煖埃又墾
門前荒地為種蔬之圃丹雘既畢佛像既施僧設慶
讚法筵以慰之先主曰吾家婦欲來拜佛僧許之先
生與其婦率其家眷僮僕来駐寺稱病留數日盡徒
貲物而居之僧徒不得已入訟諸官官亦淹延不聽
而先生之家家無疾瘢年八十而終

慵齋叢話 一